



Superman



莫泊桑

短篇小说

全 集

李青崖 译

李 颢
李 度 校补
李 庠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根据法国柯纳尔出版社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翻译
根据法国加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校补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第四卷）

李青崖译

李颀 李度 李庠 校补

责任编辑：康曼敏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1年8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25 插页：5
字数：445,000 印数：14,001—28,000

ISBN 7—5404—0725—5

平装：

1·579 定价：7.80元

ISBN 7—5404—0726—3

精装：

1·580 定价：9.80元

第四卷 目录

✓无益的容貌·····	(1)
橄榄田·····	(23)
✓蝇子姑娘·····	(57)
✓溺死的人·····	(68)
✓验证·····	(76)
✓面具·····	(87)
✓一幅肖像画·····	(98)
✓残废者·····	(103)
✓修女院长的二十五法郎·····	(110)
一件离婚案·····	(117)
谁知道·····	(125)
✓小珞格·····	(139)
那条破船·····	(177)
隐士·····	(191)
珍珠小姐·····	(199)
珞莎丽·白吕唐·····	(219)
关于猫·····	(224)
✓得救了的的女人·····	(233)
帕里士夫人·····	(240)
许丽乐曼·····	(249)
阿玛伯勒老爹·····	(259)

✓羊脂球·····	(282)
椰汁，椰汁，清凉椰汁·····	(333)
施圣水的人·····	(337)
那只剥了皮的手·····	(342)
✓拉雷中尉的婚姻·····	(348)
米龙老爹·····	(354)
一个春天的晚上·····	(362)
盲人·····	(368)
点心·····	(372)
牧童坡·····	(377)
旧物·····	(382)
✓磁感作用·····	(387)
科西嘉的绿林好汉·····	(393)
守灵之夜·····	(398)
梦·····	(403)
✓一个女人的自白·····	(408)
✓月光·····	(413)
✓激情·····	(418)
信筒·····	(427)
女人的诡计·····	(434)
依芙林·沙莫艾·····	(441)
警告式的呼声·····	(446)
✓孤儿·····	(454)
乡村小贩·····	(462)
等待·····	(471)
往事·····	(477)

在死人身边·····	(484)
新年礼物·····	(489)
恶作剧·····	(496)
佃农·····	(502)
休矣·····	(511)
一场决斗·····	(519)
从前·····	(526)
溺死者身上的信·····	(531)
我的二十五天·····	(538)
初雪·····	(548)
拉丁文的问题·····	(559)
花房·····	(570)
拘挛病患者·····	(576)
巴黎一夕·····	(583)
报应·····	(594)
令人发疹的事·····	(600)
后记 ·····	(608)
编后记 ·····	(611)

无益的容貌

—

一乘架着两匹黑色雄骏马的华美的维多利亚式的车子，在一家显赫府第的大门前檐下等着。这刚好是6月月梢某日将近午后5时，晴空如洗，初秋气候，令人爽悦。

马士卡伯爵夫人走出阶前，恰好遇着她的丈夫从过车的大门走了回来。他为得瞧瞧他妻子，不免把脚步停止几秒钟，他面色有点微微地转青。她蛋圆光润的脸儿，黑色的头发，灰色的眼珠。她是很美丽的，很旖旎的，很出众的。她跳上车子，并不注意他，简直像没有瞧见他一样，她的神情如此出众，以致他一向闷在心里难堪的醋意，现在重新啮咬他的心了。他向车前走几步，向她招呼道：

“你去散步吗？”

她不屑地从唇间吐了几个字道：

“您看得清清楚楚！”

“到布洛泉森林去？”

“也许。”

“我能够承您允许一同去吗？”

“这车子是听您命令的。”

她说话的那种声调，他并不以为奇，他于是跳上车子在他妻子身边坐着，一面吩咐车夫道：

“向布洛泉森林去。”

跟班便随着车夫都跳上车前坐了；两匹马立刻将车子拖动，并且和寻常一样，把头一低，仿佛行礼似的，一直到转上了大路才抬起来。

这对配偶互不说话地并排坐着。他盘算怎样开始他的谈判，但是她露出一副很强硬的使他不敢开口的神情。

末了，他装做无心，把他的手向伯爵夫人套着手套的手滑去，如同无心相触了，虽然他向来是威严的专制的，但是她用一种很激烈的厌恶的神情，把自己的手引开。

于是他喃喃地念道：

“唉，加菩尼！”

她头也不动，冷冰冰地问道：

“你要怎样呢？”

“我觉得您是令人倾倒的。”

她一字也不答，只在车中半躺地靠着，神情像被惹恼了的皇后一样。

车子正在香榭丽大道的上坡道儿向凯旋门行走。那伟大的建筑物——凯旋门——在大道的尽头，隔着满天的晚霞，露出一座其大无比的瓮门。夕阳降落到了瓮门上面，在天边撒开了一片火海。

车上的银铜装饰品，鞅辔上的宝石，灯上的饰头，反映出夕照的光辉，像两道车组成的河流，分别向城中和森林进发。

马士卡伯爵接着再说道：

“我亲爱的加菩尼呀！”

于是她也矜持不住了。怒声说道：

“请您让我安静点罢。现在我简直连单身在车上的自由都没有了。”

他装着没听见，接着道：

“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漂亮。”

她肯定是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什么脾气都熬不住了：

“您现在发现这一点可就错了，因为我已经发过誓，决没有再属于你的一天。”

他自然惊呆了，气昏了，他粗鲁的惯性重占了上风。讲了一句：“这算什么话！”他的强暴的主子的态度，现在超过情人的态度许多了。

虽然车轮隆隆地响着，使他们的仆人一点也不能听见，但是她依然低声说道：

“啊，这算什么话？这算什么话？我又看透您了。您愿意我说给您听吗？”

“好。”

“要我全对您说吗？”

“好。”

“从我变成了您强暴的利己主义的牺牲以后的心事，通通说得吗？”

他吃惊和剧怒得脸都全红了。咬着牙齿说道：

“是的。请您说罢。”

他本是一个身长肩阔火红大胡子的伟男子，漂亮男人交际界的伟男子，有足够资格算得上好丈夫和出色的父亲。

她此时便转身朝他坐，对面看着他，自从出门以来，这是第一次，她说：

“唉，那您会听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是您得知道无论对于哪种情况，我都作好了预备，我都应付得了，我都不怕，对您更不在乎。”

他也瞧着她，怒从心起，低声说道：

“您今天疯了。”

“不曾。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再做您这 11 年来迫使我做母亲的痛苦牺牲品了！我要过我的交际场中的妇女生活，因为我有这种权利，因为一切妇女都有这种权利。”

他立时满脸变成青的了，结结巴巴说道：

“我简直不懂。”

“不，您一定懂得。现在上距我生育那最后的孩子只有三个月。虽然您用生育折磨我，而我依然漂亮，几乎完全保存了我的容貌。您刚才在门口看见我已经悟到这一层了，您便以为又到了应该怀孕的时候了。”

“您简直胡说。”

“不，我 30 岁得了七个孩子，我们结婚 11 年了，您还希望这种生育可以继续 10 年呀，以后您就不用妒嫉了。”

他抓住她的胳膊。紧紧地握住。说道：

“我不允许您再这样对我说下去。”

“我呀。我要向您讲到底，要把我藏着远没向您讲的说尽，才算完毕。并且倘若您要阻拦我，我便把声音提高，使得坐在车前的两个仆人都能听见。我先时让您上车，就是为着这么办，因为我有这两个见证的人，可以强迫您听我的话，和使您按捺住自己。听我说罢，您一直使我反感，我一直让您明白这点，因为我从不作伪，先生。我虽然不愿意，但是您仍然娶到了我，因为您有钱。您便逼迫我的父母。他们本不愿把我给您，为了这件事，他们逼我，逼得我哭了。

“所以您简直是买了我，自从我到了您权力下面，自从我做了一个隶属于您的伴侣之后，自从我开始忘记您的恐吓和强制手

段，使我只记得应该做您的诚实的妻子和尽我所能地爱您之后，您便变成醋兴最浓的人，从来没有一人像您那样的，您的醋兴，是侦探式的，卑劣的，平庸的，失您身份的，和侮辱我的呀。我嫁了不到8个月，您什么坏事都怀疑过我了。有时您故意使我知道，这真是何等丢人。并且因为您不能妨害我的容貌和受人欢迎，以及在宴会中中和巴黎报纸上称为巴黎妇女中的一个最美者，您便想尽了法子，使我和这些文雅交往隔离，并且您想出了这个可恨的想法，使我在继续不断的怀孕境地中过日子，直到使我到达会使个个男子讨厌时为止。您不必申辩。当初经过许多时间，我一直不曾懂得，后来才猜着了。您并且为此向您的姐姐夸您自己，这是她告诉我的，因为她很爱我，并且她对您的鄙卑粗暴十分反感。

“唉。您想想我们斗气时候的事罢，多少门破了，多少锁撬开了，这11年以来，您把我处罚在一种什么生活下面呀，一匹牝马在种马群中的生活罢了！等到我怀孕了，您却嫌厌我了，常常一连几个月，我简直看不到您。把我送到乡间的别墅去放青、放牧养仔。等到我重新出世，鲜润俊丽青春依旧，仍然动人仍然受欢迎时，我自然希望我也能过一点社交界中有钱的青年妇女的同等生活。那时醋兴又占住您了。您又重新来用卑劣可恨的念头跟踪我，此时您在我身边，就让这种念头缠住了。这念头并不是想占有我——这一层，我从不曾拒绝过您这事——而是在想使我毁容的念头。”

“加之这件如此可恨的事进行得如此奥秘，我费了多时才能渗透(我由于注意您的思想举动，自己却变成精细周密的了)。您对于您的孩子们，当我怀着他们时，您已经很注重他们和您的关系了。您用对我的厌恶，您暂时平熄的卑劣恐惧，和见到我怀孕

所生的喜悦，打扮成您对他们的爱。

“唉，我已经发觉过多次您的这种高兴了，我在您眼光中窥透过，我也猜到过，您用爱您的胜利品的心理，爱您的孩子们，而不是出于爱您的血统。他们是您对我的胜利品，从我的青春、我的容貌、我的风度取得的胜利品，从旁人加于我的赞美夺得的胜利品，从那些在我四周互相私语而没有当面说给我听的赞颂的人那儿取得的胜利品，于是您因此自豪，您带着孩子们出去炫示显耀，您和他们坐着英国式的马车，到布洛泉森林游行，骑着驴子到莫南西山边旅游。您引他们去看日戏，使人家看见他们围绕您，使大家说‘这真是好父亲呀！’并且反反复复地说……”

他野蛮粗鲁地抓住了她的手，紧紧地凶狠地捏住，使她愤恨填膺地闭上了嘴。

于是他低声向她说道：

“我爱我的孩子们，您听见吗？您刚才对我说的话，在做母亲的地位看来，实在可耻。到底您是属于我，我是主人……您的主人……愿意的时候，我可以照我的意思强迫您，并且我有法律在身边。”

他想用他的巨大有力的手掌把她的手指夹碎。她疼得受不了了，极力想把手从压碎它们的老虎钳中抽出来；但是哪里可能，她痛得喘气，泪珠儿不住地从眼中掉下来。他说道：

“现在您总该知道我是主人了吧，而且还是强有力的。”

他略微放松动了一点。她接下去说道：

“您以为我要哀求吗？”

他惊愕支吾地说道：

“自然。”

“我会在供着耶稣的龛子面前发过誓后向您说谎吗？”

“不会。”

“您愿意和我到礼拜堂去吗？”

“去做什么？”

“您自然会知道的，您愿意吗？”

“倘若您定要去，那也可以。”

于是她提高声音喊道：

“斐利浦。”

车夫略略地回着头，但是眼睛仍然没有离开那两匹马，仿佛只把他一双耳朵向主人朝着。她接着说道：

“到惠礼鲁礼拜堂去。”

这时，这辆已经到了森林的口儿上了的维多利亚式车子折回朝巴黎走。

在这条新定的路线上，两夫妇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车子到了教堂门口，伯爵夫人下了车便向堂内走，伯爵在几步后跟着。

她不停地一直向前走，走到唱诗班栏杆前，对着一张椅子跪下来，两手把面孔掩着，静悄悄地祷告。她祷告了很久，他站在后面，末了看见她哭了，她无声无气地哭着，如同妇女们为着莫大的刺心悲痛一样。她全身发出一阵阵颤动，而后以轻声隐蔽的、用手指抑制住的方式潏泣起来。

但是伯爵认为这情形拖得太久了，便拍拍她的肩膀。

这种接触，如同烫了她一样，使她惊醒了过来，她回过头深深地瞅着他，说道：

“我要向你说的话就是：我什么也不怕，您想怎样办，就怎样办。倘若您高兴，您可以杀我。您的孩子们之中，有一个不是您的。我在听见我说话的上帝的面前向您发誓，这是我对于您，对于您的凶恶的男性专制，和对于您罚给我的生育苦役的唯一报

复手段。谁是我的情夫呢？您永远不会知道，您可以疑心无论哪一个。您永远不会发现。我并不是为着爱情和愉快把身子许人，但是纯然为着报复您。于是这个人，他也使我取得了做母亲的资格。谁是他的孩子？您永远不会知道，我有七个孩子，请您去辨认罢。这事我本想迟点对您说，但迟些时候，因为女子用欺骗男子的办法报复时，一定要男子知道这事，才算达到目的。但今天是您强迫我向您坦白的；我已经说完了。”

于是她从堂中穿过，向外面跑，到了临街的门口，她等候着背后那位受到挑战的丈夫的脚步声，等候着他把她揪在阶石上面揍她的可怕景象。

但是她还一点声音也没有听到就已到了车子跟前，她愤恨交集地往车上一跳，向车夫喊道：“回爵府去罢。”

两匹马便大步地奔起来。

二

马士卡伯爵夫人在自己的卧房中坐着。等候夜膳时间，正同那定了死刑的罪犯等候断头的时问一样。他要怎样办呢？他是否回来了呢？这个暴躁，任何暴力的事都干得出来的人，他怎么在想，在进行什么预备，作出了什么决定呢？府中依然静悄悄的，她时时瞧着挂钟的针，女仆为替她整理晚装，进来了一趟，不久便出去了。

8点钟报过了，差不多立刻有人在门上敲了两下，她说一声：“进来。”

伺候饭厅的家丁头儿进来了，说道：

“夫人，已经摆好饭了。”

“伯爵回来了吗？”

“是的，伯爵夫人，伯爵在饭厅里了。”

她心中定了一会神，想把不久前为自己打算的那场戏买的那支以防不测的小手枪带了去。但是又想到孩子们都在那里；于是什么都不带，只取了一瓶镇定神经的药。

等得她进了饭厅，她的丈夫已经站在他的坐位前头候着，他们随意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坐下了。于是孩子们也各就各的坐位。三个男孩子和他们的教师马林神甫坐在夫人的右边；三个女孩子和她们的英国保姆施米斯女士，坐在夫人的左边。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三个月，同奶娘留在卧房里。

三个女孩子的头发，都是金黄色的，都穿着镶了花边的蓝衣，真同精巧绝伦的小磁人儿一样，顶大的那一个有 10 岁了。顶小的一个还不到 3 岁。她们已经很漂亮了，预期将来一定像她们的娘。

三个男孩子的头发，有两个是铁红色的，那个顶大的 9 岁的孩子的头发已经转成了栗色的，都是宽肩膀高个儿，好像已经有点伟丈夫气概了。全家严然是由一个强健多寿的血统分来的。

马林神甫照着没有宾客的旧例，念了祈祷词。有宾客在坐之前，孩子们并不上餐桌的。末了，大家便动手吃饭。

伯爵夫人因为受了这种意外刺激的影响，所以把眼睛低下，至于伯爵，他用疑惑的目光，从这个脑袋看到那个脑袋。一会儿审查三个男孩儿，一会儿又审查三个女孩儿，他简直闷昏了。突然他重重地把酒杯在跟前一放，敲碎了杯，杯中的红酒立刻把桌布弄湿了。伯爵夫人听了这种想不到的声音，不免微微地从椅子上把身子抬起。这是他们第一次互相瞧了一回。虽然他们的灵魂和肉体每次都被这种视线的交锋，弄得心烦意乱，但是不管他们

多么为此恼火，多不愿意，两人的眼波不时仍然和手枪枪管一样，屡屡互相交错。

神甫觉得有一种猜不着来由的拘束气氛，试着来引起谈论，他提出一个又一个主题。但是他的尝试毫无效果，没有产生任何观点，没有引起一个话题。

伯爵夫人服从她那种交际场中的女性本能，勉强答复两三次，但终是枉然。他在心烦意乱之中，简直找不出任何字眼；并且在这个只听见银器和瓷器微微相触的餐厅的沉寂境界中，连她自己的声音都几乎使她畏惧。

忽然她的丈夫倾身向她说道：

“在这个地方，在您的孩子们堆中，您能够为着您先头说的话，开诚布公向我发誓吗？”

在她的脉管里发酵的怨恨竟使她立刻胆壮，于是对于这种质问，用与前此四目相对时的同等毅力作了答复。她举起两手，右手指着男孩子们的额头，左手指着女孩子们的额头，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拿我孩子们脑袋发誓，那些话都是真的。”

他愤然站起来。把饭巾向桌上一摔，转身把椅子向墙边一推，一言不发地走了。

她于是叹了一口气，仿佛得了第一次胜利似的，安然向孩子们说道：

“不要在意呀，我的亲爱的宝贝。你们的爸爸刚才遇到了一件很伤心的事。并且他现在还是难过的，再过几天，他就没事了。”

于是她同神甫谈天，同施米斯女士谈天；对孩子们又说了些柔和的话，亲亲他们；这种母亲的亲昵，使他们的小心儿都舒展

了。

等到夜膳完了，她和这些人都走进了客厅，她逗引起那几个年长的孩子说话，又给年幼的讲了些故事，后来大家安息的时候到了，她亲亲热热吻了他们，送他们去了睡觉之处。然后，才独自走进卧房。

因为她认定了他还要来，所以便等着。并且这时孩子们都离开了，她决定要和先前护卫她社交妇女生活一样，护卫她的皮肉，于是便把前几天买的那支小手枪，上了子弹，放在口袋里。

不知不觉好几小时过去，钟敲过好几次了，府中什么声息也没有了。只有一些车马继续在街上隆隆地响着，轻轻地远远地从墙外透了过来。

她等着，毅然愤然，毫不畏惧。什么都预备好了，并且差不多完全胜利，因为她已经找着了一件使他终身以为痛苦的事。

但直到日光从窗帷缝中透了进来的时候，还不见他来。她诧异地明白了他是不会来了。

于是她便把门下了锁，推上了保险栓——这是她装上的——然后上床歇着，睁着两眼盘算，简直猜不透他将怎样办。

一会儿女仆端了茶进来，并把她丈夫给她的信送来。信上说他要去做一次长期旅行，并且在署名的后面添了几句话，说是已经吩咐他的财产会计师，对她一切的费用，会按时拨发的。

三

这一天巴黎大戏院正演唱《恶鬼罗白忒》那出名剧，到了幕间休息之时，许多立起的男客都把高顶帽子戴上，衬衫的镶金宝石纽扣都在大敞口坎肩的敞口中露了出来，他们看着那些满是袒